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113 學年度高一新生暑假閱讀文本

東年〈初旅〉（節錄）

「看到基隆港你就下車，火車站就在那附近——你記得火車站的樣子嗎？是的，就是那個中間有尖塔的黑色樓房。」父親這麼說。

日本人留下來的那個火車站是用木板搭蓋，貼齊車站正面正門上高立了一個哥德式鐘塔，像印在耶誕卡上那種外型優美的樓房；但是，整棟房子外表塗了瀝青油，黑沉沉。事實上，火車站的地理位置，李立一點兒也沒有概念；他只記得，車站內大批旅客橫越月臺的時候，會在高架封閉的木板陸橋中掀起雜沓沉悶腳步聲。這種流連在陰暗空中帶有板壁回響的錯亂鼓音，差不多是他對那個火車站的全部印象。當然，這會是很強烈的印象，雖然那些眾多踢踏的腳步和聲非常柔軟。時常，在學校音樂教室裡，不經意望著漆黑的鋼琴，當低音琴鍵咚一聲響，他就會想起那些奇怪腳步聲。

母親說：「一定要他獨自坐火車出遠門嗎？你不擔心他迷失了嗎？只是小學四年級的孩子就要這樣磨練嗎？」

父親說：「妳不必操心，他夠聰明了，李立，你自己怕不怕？妳看，他說不怕啊，事實上沒有什麼可怕的，他只要隨時弄清楚他現在是在那裡，將要到什麼地方去。」

父親和母親向他揮手道別的影子，已經在巴士的窗外消失多時，李立背部離靠僵挺坐在座位上，兩眼緊盯前窗。

高矮參差的住宅群、雜亂的市場以及商舖和街道，在窗前兩旁影片般逐漸流轉退去。有些景象他熟悉，比如每天上學這一段路；其他則是印象模糊或者記憶空白的。不過，他很快就不再擔心錯過基隆港或者火車站；當巴士跑在中山路上，從路旁圍牆頂他清清楚楚看到了火車站尖塔，聽到輪船和火車汽笛，並且聽到有乘客嚷著說：過了高砂橋就是火車站。他鬆了一口氣，把身體軟靠在椅背，從旅行袋裡掏出一本漫畫書來看。

看是就要下雨的天氣：整片灰白天空霧般均勻，港灣灰沉沉到處起伏黑色波紋，靠岸輪船隨波輕緩搖擺像是一些酣睡搖籃。對他來說，一個初次獨自出遠門的孩童，這樣的畫景新鮮開闊；下了巴士，他興奮站在碼頭欄杆邊觀賞片刻。有一隻黑鷹在高空盤旋，當牠一路飛出港灣在港口邊山頂消失蹤跡，他才邁開腳步往車站走去。

狹窄的街道上跑著三輪車和長頭巴士；三輪車偶爾響起清脆鈴聲，巴士引擎卻像胖豬酣聲響個不停。街上騎樓沒看到多少行人，酒吧門口站著幾個美國水兵在說笑。剛開走一班南下火車，車站裡冷清清的只有三兩個旅客、一個清潔工和一個乞丐。旅客坐在長板椅上發呆或者看報紙，清潔工埋頭掃理地上的煙頭和紙屑；老遠看到他走進車站，乞丐一拐一腳晃過來。

「外婆將會給我許多零用錢。」他想，同時從口袋掏出一毛錢，這鎊幣掉進乞丐手捧的碗中幾乎沒發出聲音，而乞丐虔誠給予他最美好的祝福，他很喜歡這些祝福，這學期他考了第二名，而他想要第一名；他長高了三公分，而他想要長高到西部片或羅馬故事中的英雄模樣。

「林瑞昌就不敢再欺侮我了。」他想：「我真想狠狠揍他一拳，或者摔他柔道，可惜，我不夠強壯又不會柔道。」

他買了火車票就站在剪票口等車，從欄杆間隔中，越過兩個空曠月臺和幾條鐵軌，他望著一臺漆黑火車頭；這落單車頭是閒在那裡休息或者待命，只在車頂的噴口冒著一縷縷乳白色水蒸汽，像是一頭喘息巨獸。

旅客逐漸多起來了，在他背後排起長龍。一會兒，在一陣尖長汽笛之後，另一臺漆黑火車頭拖著一排黑色車廂衝進月臺，閃晃的窗玻璃上印著一張張陌生人臉孔，而霧般的蒸汽中冷亮車輪成串滾動。他立刻就又聽到像是錯亂擂鼓的沉重腳步聲，當下車的人群像潮水流出車廂，流過月臺又鑽進那道浮架在半空中的木板陸橋。忽然間，車站裡廣播系統也響起來，播報這班北上列車進站，也播報東線列車開始剪票。一時之間，人們相互招呼、腳步雜沓以及廣播的迴聲和音樂，哄鬧攪雜成一團。

「往宜蘭的車子停在哪一個月臺。」他遞出車票，心想應該如何請教剪票員。「我應該說，請問，往宜蘭的車子——」他因為怯場而開不了口，他甚至還沒擬好措辭，就被後面的人推擁上月臺，夾雜在流動的人群中不知所措。瞬間的迷失感使他更加覺得慌亂，他曾經有一次和母親在月臺上趕車奔跑，這記憶使他不安。因此，當他找到月臺並且確定自己應該是無誤的上了車，仍然心有餘悸。

「這車真是到宜蘭嗎？」他想：「我應該問一問別人。」但是，身旁坐下來一位看來親切的小姐，他也再三遲疑，最後只能呆坐著注視窗口。

來時的路上跑著一輛巴士，他能看到巴士的車頂沿著鐵道旁圍牆行進；這巴士在一個招呼站停駐片刻，繼續爬上一個斜坡而露出全車原形。以後，隨著這輛巴士的行進，他看到環港山巒已陰暗褪盡最後幾分綠意。忽然間，雨下起來了，幾點在窗玻璃斜打出潮溼斑痕，繼而大片溶化扭曲並且模糊了全部視景。

「小朋友。」列車緩緩啟動，身旁的小姐親切問：「你一個人要去哪裡？」

那時候，他剛從旅行袋抽出火車時刻表，翻開內頁在裡面夾進一枝鉛筆。「我去宜蘭看外婆。」他說：「這車是去宜蘭呵？」

「是啊，這是開往宜蘭、花蓮的火車——你幾年級了？」

「我開學是五年級。」

「你一個人去宜蘭，知道在哪一站下車？」

他堅定點了點頭，臉上浮起幾分神氣，然後，翻開火車時刻表說：「我可以對照每一站的站牌，我到了——」仔細看了火車時刻表上成串竹車站站名，他說：「我到了頭城站就要準備下車。」

「嗯。」讚賞點個頭，這個小姐說：「這是個聰明的辦法。」

列車駛過平交道，在一陣清脆警示鐘聲中完全離開市區，在低矮的山褶間沿著山邊奔馳。

「坐在這邊我們在路上會看到海。」她說。

「是啊。」他說：「我記得，所以我坐在這邊，如果在海上看到龜山島，我就快到宜蘭了。」

「你是個聰明的孩子。」

他因為被讚賞而微微紅起臉；心情完全開朗了，再也不擔心自己會迷路。

「但是我好像沒有表現得很好。」他想：「我一半靠運氣，我並沒有弄清楚月臺在哪裡，雖然我確定是自己找到車站，我應該問那個剪票員或者問問別人，那麼我就不會在月臺上慌張亂跑，我實際上是半猜的跟著別人走上這班火車，心驚膽跳，流了一陣子冷汗。」吸了一口氣，他又想：「下次我就知道了。」

轟一聲，列車鑽進隧道。在窗玻璃上的映像中，他看到自己稚嫩的小臉，那位小姐美麗的眼睛和帶有蕾絲繡花邊的潔白衣領。

「你知不知道到宜蘭要經過幾個隧道？」她說。

「三個。」他說：「經過第三個就可以看到海。」

「好像真是這樣，你真是一個聰明的孩子。」她說：「你讀那個學校？」

「光華國小。」

「光華啊，那是個好學校，我是小學老師，在崇信國小教四年級。」

「喔，老師好——你們崇信把我們打敗過一次。」他說：「你們的躲避球隊把我們的躲避球隊打敗過一次，把我們打哭了，但是我們校長說我們已經非常勇敢了，我們全校一共只有十二班，你們有四十八班，你們人多，但是每一年音樂比賽我們光華都拿冠軍。」

「嗯，你們光華的音樂和美術教育很有名。」

「我會看五線譜——」

他很輕易就能夠看到八堵車站；立在月臺上那片白底黑字站牌，當列車停下來的時候，正好就和他面對面站在窗口。他打開火車時刻表，在八堵站這一欄用鉛筆打一個勾，看了看手錶，說：「車子慢了三分鐘。」

下一站的暖暖站使他的想像發生一點錯亂，他的窗口這次是面對鐵道下一條馬路和基隆河，在對面的窗口他也沒能看到站牌。

「你不用心慌。」女教師指著火車時刻表說：「就是這一站，其實你也不一定要看站牌，這種普通車每一站都停，所以每次火車進站你就可以在每一站打勾，當然，喔——不過你要注意，有時候因為會車，火車並不是停在站裡，所以你還是要站起來在走道上走一走，找一個站牌看一看，月臺上總會有幾個站牌，有時候站名也會寫在圍牆上，無論如何，到福隆站以前你可以完全放心，我都在車上，我在福隆站下車，我也是去看我外婆，你外婆一定很疼你。」

「是啊。」他說：「她會在一個很大的鐵箱子裡裝滿餅乾和糖果，每天也會給我零用錢，村莊外面不遠，王公廟旁邊有一家小店鋪可以買東西吃，我外公也很疼我，還有我舅舅，都會給我錢，我有一個小舅舅很會抓魚抓鳥還抓蜻蜓。」

「那一定很好玩。」

「還抓烏龜喔。」

他們東拉西扯聊了幾句，然後，她打幾個盹，勾了頸子就睡著了。

列車在小雨中的山坳裡搖晃；山長滿灌木叢，陰鬱像畫，在窗外連綿開卷。山腳下河水流得十分沉穩，偶爾才在幾處淺薄礁棚上跳躍起水花和喧嘩。隨後的路上，雨漸下漸急，視景越加灰暗；房舍和車站都積染煤塵陰影，像一堆堆零亂積木。

「便當！便當！」一個小販在月臺上邊跑邊喊。

被吵醒了，女教師抬起臉，望著窗外兩堆金字塔般煤山，說：「我們一定是到瑞芳了——哇，雨下大了。」

「火車剛停——」他說，一邊好奇望著遠處走的兩個赤身裸背人影；全身沾滿煤泥，他們看起來就像魑魅剛鑽出地獄。「那是什麼人？」他問。

「那是礦工。」她說：「他們在地底下挖煤，那就是他們挖出來的煤，那種工作很危險——工人都很勞累，所以還可以的人家，每一個人從小能用功讀書比較好。」

「我這學期考第二名。」他說：「只差第一名一分。」但是，他並不覺得高興；滿天灰雲、雨水和煤塵攪渾的景色，讓他全身發冷。此外，當列車再度滑出月臺，那些小販奔逐在月臺上的最後呼喊，也使他想起音樂教室牆壁上間隔懸掛的那些穿黑色禮服的音樂家肖像。

在以後的路程裡，列車駛過一道跨溪鐵橋，鑽進一條漫長隧道又鑽過一條短暫隧道，然後，窗口再沒什麼新奇風景。

「我們就要看到海了。」女教師說：「再一下下我們就要看到海了。」

「老師妳是不是要下車了？」他望著火車時刻表說：「下一站就是福隆。」

「是的，我想你也會安全在宜蘭下車，這個火車時刻表是個好辦法。」她說：「你真是一個聰明的孩子。」

下了車，她特地來到窗口拍拍窗玻璃又比了比大拇指；但是，他發覺車廂裡的人已經下空大半，立刻又緊張起來。

他數了數火車時刻表上剩餘的車站名，對了對手錶；還有近半路程。

「時間過得真慢。」他想：「但是有時候時間也過得很快——時間很奇怪。」

窗口太平洋一望無垠，他開始想家；風中追逐的浪潮，尤其使他想學校同學和鄰居朋友。暑假，他們總是成群結隊在學校玩球、在港灣裡戲水或者在樹林中遊戲。「今天下午他們說好去游泳。」他想：「因為下雨，他們這時候一定又是躲在那片礁棚下——」想起他們光著屁股在水中互相戲弄的歡樂模樣，他莞爾一笑。「但是父親不喜歡我整天和他們一起玩耍，他寧願我寒暑假在鄉下草地或泥地打滾。」他想：「他一定有他的道理，但是我不明白，那些同學他們為什麼不去鄉下，啊，也許他們沒有鄉下。」

偶爾有一兩輛汽車在窗外不遠處的馬路上溜過，沿著鐵道這條馬路光禿禿，看久了令人發悶。灰沉沉海面、陰暗的雨以及溽暑的熱空氣，也令人昏昏欲睡。「我應該振作起來保持清醒。」他想，並且坐正身體搖了搖昏沉的腦袋。「這次我並沒有做得很好，我是匆匆忙忙跑上月臺，是被一群人半推半擁擠上這班火車，我上對了火車，但是我並不是從頭到尾清清楚楚，我碰了

一半運氣。」他望了望車廂，所有人都垂了頭，被車頂喀喀作響四處打轉的電風扇催眠了。「時間過得真慢。」他想：「我還沒看到龜山島。」

他始終沒能在窗口看到屹立海中的龜山島；漫漫無期的等待中，他也被車廂頂上電風扇喀喀作響催眠了。

他睡了好一陣子，開始作夢，夢到一頭灰色水牛在草地吃草；他甚至於清楚看到牠的舌頭和牙齒一捲一咬的，唰地一聲，將一把嫩草捲吞入口。在田埂盡頭，他看到幾尊黑臉神像；或坐或站，但是只一會兒它們全都張牙舞爪向他急奔而來。驚慌中，他騰空一跳鑽進一列急駛來的火車；這車滿身白騰騰籠罩蒸汽，正要衝進月臺。他隱約聽到廣播說：宜蘭到了，宜蘭到了，下車的旅客請過天橋。他轉了轉眼珠子，但是沒能睜開眼皮，只聽到一群人前呼後擁鑽進木板陸橋發出的低沉鼓聲。

列車越過一道跨河大橋，在河谷以及他的心底轟隆作響。一會兒，又一聲急促汽笛終於將他驚醒。在潮濕窗外，他沒能看到海，只看到大片小片水田和遠處稀落農舍，還有一路下過來的斜斜的雨。

「我一定睡過頭了。」他抹了抹一臉悶出來的熱汗，望著手錶說：「我看，我是睡過頭了。」

他再度低下頭去數火車時刻表的站名，而列車飛快在灰濛濛雨霧中繼續奔馳。

「沒什麼可怕的，我下一站下車，再坐車跑回頭就是了。」他自言自語的自我安慰，並且想起父親的話。

父親說：「這世界上沒什麼可怕的事，你只要隨時弄清楚自己現在是在那裡，將要到什麼地方去。」

東年〈初旅〉（節録）

徐國峰〈如果孔子是位教練，他會要求選手「像河水一樣」〉

從國中時期開始我就覺得自己與先秦思想家的頻率很合，他們那種即事言理的文字，總是讓我興發各種豐滿的意象，到了大學也因此選修了不少先秦典籍的課。若要用個人喜好來排序，這些典籍中我尤愛論語，再來是莊子、老子，最後是孟子與荀子。但其實荀子的論理思維跟我_{最像}，也許正因如此，我所嚮往的正是離我最遠的孔子與莊子，前者論「仁」，我則是最無仁心之人；後者論自然之「道」，我則離道極遠，只能偶而在寫作和運動的剎那過程體會到「道」的存在。

無論如何，最早打動我心的還是論語。若要從論語眾多閃爍著智慧的文字中挑選一句的話，我的第一選擇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在研究所期間更以此為題，寫了碩士論文——先秦儒家水意象析論，雖然可能沒什麼人會想讀這樣的研究性論文，但我卻深深引以為傲，甚至比兩次跑步環臺還感到自豪。自己也常拿起來讀，而且每次讀都有新的體會。

在擔任教練的過程中，曾發生一件事讓我不得不好好反省自己對於先秦思想的愛好。事情是這樣子：二〇一二年初，有三位高中生來參加東華大學鐵人三項隊的寒假集訓。雖然是個肩負重責的任務，但能看著他／她們跟東華鐵人一起訓練與變強，心底總會湧出無可取代的喜悅感。

寒訓過程中，其中一位來東華集訓的高中選手說：「教練，明天我不能練習了。」

聽到那語氣讓我有點擔心：「怎麼了。身體不舒服嗎？」

「不是，我國文被當了，要回學校補考。」

另一位聽到反嗆說：「國文被當！為什麼會？怎麼連國文都學不好！？」

「那些都是什麼子曰、孟子說的文言文，我根本就看不懂，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

最後又補了一句：「我最討厭孔子了。說了一大堆話讓我們背得要死！」

雖然我只是他／她們的教練，但對於一位研究儒家經典的中文碩士生來說，這件事還是讓我耿耿於懷……「先秦時代」（秦朝統一中國以前時代的統稱）距今雖已兩千多年，他們的語境跟我們有很大的差距，但人生所會遭遇的各種問題、各種處事（處世）的智慧、修養的工夫大都包含在他們留下來的話語裡頭！孔子、孟子、荀子、老子與莊子的話語中含有許多讓運動員非常受用的修養工夫，只是語境的差異，讓年輕學子無法進入，無法實用，就像怎麼把國外的跑姿理論「Pose Method of Running」運用到實際的訓練課表中一樣，因為有著一層語言的障礙，不容易理解，所以需要經過特別的轉化，我們才能「受用」。重點還是在「轉化」，如何把古人的知識與智慧轉化成現代人所能了解的語言，或是轉化成為運動家的智慧與精神。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 子罕第九）這句話似乎讓我看到孔子站在河裡，看著河水不斷往前奔流……而逝，我的碩士論文正是從這句話展開的。在撰寫論文

徐國峰〈如果孔子是位教練，他會要求選手「像河水一樣」〉

那時，我常去東華大學旁的荖溪游泳，我喜歡站在碧綠的河水中緬懷孔子發出此嘆的心情：他是在感嘆時光流逝？感嘆年華老去？還是在感嘆他的仁政理想無法實現？

我覺得孔子不是在感嘆，而是在讚嘆河水日夜不停向前奔流的精神！讚嘆它不管碰到任何阻礙都會繼續向前，碰到坑洞就填滿它、碰到山壁就衝撞它、碰到大石就繞過它，既勇猛又圓滑。

我非常喜歡荀子中描述河水美德的一段話：

「孔子曰：夫水一遍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其洸洸乎不涸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鮮絮，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荀子 宥坐篇）

荀子想像孔子之所以喜歡河水，是因為他看到河水的各種美德。他說：

河流是一位有德者，因為它供給水源給流經地區的所有生物卻不求回報（教練是否就該如此，而不是分門別派地認我的選手你不準碰，我的選手不準讓別的教練帶）；河流也是位守義之士，因為它不走捷徑，該怎麼走就怎麼走，遵循一定的河道，固守正道（如果吃禁藥可以让你名利雙收，也不會有人發現，那該不該吃？只要想想你最初接觸這項運動的初衷是什麼就能找到答案，義守當為）；河流也具有自強不息的剛健之道，彷彿永遠也流不盡似地源源不絕地向前奔流（儒家的剛健之道是運動員的最佳詮釋：自律、不間斷的訓練、高度的韌性與不斷追求更強的身體）；河流也是一位勇者，面對深谷不懼而決斷如流（不管前面有什麼阻礙，河水始終勇往直前，賽場上的運動員也是，進步的路上有各種阻礙，還須揹負許多的壓力與期待，被推著走，沒有退路）；河流更是一位有志者，不管努力過程如何屈折，最終的目標永遠不變，始終朝東方的大海流去，不管遇到大石、高山或深谷，他一心在東而向之趨赴（有進步、有退步，有受傷的低潮、有上臺的榮耀，不管寵辱，志向始終不變：追求更強的境界）；河水能滲透到物品的微小隙縫中，我們對於任何學問的專研也該如河水一般浸灌透澈，涵泳玩索，久之當自有體會（對自己的運動專項若沒有通透的認識，永遠站不上世界的頂端）；河水流過坑洞必先填平然後過，水盈滿後不用刮平斗斛的器具就能自平自正，就像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比賽場上所有的選手都在同樣的環境與規則下競爭，公平公正，大家用身體決勝負，誰輸誰贏各憑本事）；任何出入流動河水中的物品都能變得更為潔淨（運動員能淨化社會，帶給社會力量；那就像任何一位好教練能淨化選手靈魂，使他們專心致志，帶給他／她們力量一樣）。

教練與運動員們怎能不向河水學習呢？

每次到荖溪就想到孔子望著河水的身影，就會想到運動家該具備的德、義、道、勇、法、正、明察、善化與志氣。

除了觀水與反省，我也喜歡直接潛進荖溪裡逆流而上的感覺，那讓我能更加體悟到「水感的奧秘」。在水中時因為手掌和手臂在水中形成「支撐點」才能讓其餘的身體（包括另一隻手臂）向前進——手不動身體動。但因為逆流時水不斷往身後流去，所以在逆流的水中划手就好像在跑步機上跑步一樣，手腳一直移動，但身體卻一直留在原地——手動身體不動。你可能也有過這樣的經驗：在游泳池剛開放的時刻第一個跳入池中時，特別有水感，好像每次划水都特別扎實，但轉身後水感就變差了。那是因為一開始泳池中的水尚未被其他泳客（與你自己）擾動，所以是「靜水」，特別容易「支撐」，但轉身後池水已經被你擾動過了，所以支撐就變困難了。

我思考著孔子是否也思考過相同的問題。如果他不曾讓整個身體泡進水裡，再想辦法讓它前進的話，他可能永遠也不會想到「把身體撐高」與「游速」之間的關係。但再把視域放寬來看的話，孔子和我都在思考「移動」的問題，而移動的問題正與「時間」密切相關。

孔子思考的對象是河水的流動，從河水的流動映照到人生……「人的一生也是如同河水般日夜不停地向前奔流，一刻不停」，所以他說「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時間一直用同樣的速度推進，不論吃飯、睡覺、工作或是在水中或道路上前進，時間亦毫不停留片刻。既然如此，那我們「為何而努力呢？」這個問題的答案人人皆異，各有其因，並無統一的標準答案。但如果我們問「如果不努力會怎樣？」

當河水不再流動，它就不再具有上述各種美好的特質與能力了；人生的美好來自努力過程中展現出來的特性。躺平的人就好像停止不動的死水，不但會失去本身的清澈，也將失去潔淨的功能。同理，不再吸收新知與付出的教練又怎能教化學生，如何施與，如何義守正道；不再流動的水也不再需要源頭，不需要面對外在險阻的勇氣，當然也失去了追求夢想的志氣。

我們這個社會需要勇於追求夢想的運動員。雖然他們的道德、勇氣與志氣可能大都對國家經濟上的 GDP 沒有幫助，也無法降低失業率，但他／她們的價值就像臺灣鄉間的美麗溪流一樣，水本身的價值可能沒多少錢（目前臺灣一度水=1000 公升的水約 7~11 元），卻是臺灣這塊小島上最寶貴的資產，運動員也是。

如果孔子是一位教練，他會要求他的選手「像河水一樣」，而不是追求成績，成績只是手段，「像河水一樣」才是目標。

徐國峰〈如果孔子是位教練，他會要求選手「像河水一樣」〉

郭麗娟〈大愛非洲行——臺灣首位無國界醫師宋睿祥〉

閱讀小辭典——無國界醫生

「無國界醫生」是一個獨立的國際醫療人道救援組織，一九七一年成立於法國，總部設於瑞士日內瓦，致力為受武裝衝突、傳染病和天災影響，以及遭排拒於醫療體系以外的人群提供緊急醫療援助。

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史懷哲博士，他在非洲喀麥隆的蠻荒叢林裡建立醫院，展開身心靈一體的醫療工作。喜歡攝影的宋睿祥於一九九七年偶然走進「無國界醫生」在臺攝影展場，當場就被一張非洲小孩的照片吸引，他突然意識到，醫師除了追求專業成就，也可以如史懷哲為落後國家付出心力，所以經過學習與申請，後來成為臺灣第一位無國界醫生。

●失去的黃金救命期

就在宋睿祥抵達賴比瑞亞沒多久，一個星期六下午，他的「震撼教育」首次展開：有位從棕櫚樹摔下、導致左手臂嚴重骨折的十歲女孩，在沒有任何止痛的情況下，徒步三天三夜來就醫。當宋睿祥解開竹片固定的簡陋繃帶時，看到的是左上臂骨整個暴露出來、肌肉腐爛、流膿惡臭、缺血的手掌已乾枯發黑像木乃伊……。

小女孩經緊急轉院後截肢康復，但他在慶幸中仍不免鼻酸：「在這裡，明明是很輕微的傷病，卻往往因人力、財力、交通等因素，錯過了第一時間的寶貴治療機會，不幸衍生成更嚴重的併發症。」

●戰火母親

「救贖醫院」最讓宋睿祥難忘的，是位於陰暗角落的產科病房；陰暗鬱悶的產房，反映出賴國婦女永遠被擺在社會最底層，一如產房般擁擠、無聲、被忽視。

「非洲婦女的生育率相當高，而這裡的母親永遠想要更多的孩子。」初始，他會規勸婦女避孕，但慢慢的，他開始理解，在這個兵荒馬亂的國家，孩童死亡率實在太高：周歲以前最怕營養不良或肺炎，而直到五歲，像感冒一樣普遍的瘧疾，往往在兩、三天內就會奪走一條脆弱的小生命。正因為這裡的母親永遠處在隨時可能失去孩子的恐懼中，唯一讓她們安心的方法，就是不停的生。瞭解了這個無奈現實，宋睿祥對於非洲母親們甘冒風險，年年懷孕、年年闖一回鬼門關的勇氣，只有更加敬佩。

注 救贖醫院：位於賴比瑞亞首都蒙羅維亞（Monrovia），是當地專門提供免費醫療的醫院，周圍都是難民營，病床經常爆滿，醫療服務供不應求。

●死亡前的最後一站

「我發現自己在面對一個非常現實的課題，那就是我必須接受，很多時候只能束手無策地看著病人死去，什麼都不能做。」宋睿祥形容，那就像握著一把沙，卻只能看著這些沙靜悄悄地從指縫間流逝。

這樣的心情，讓他憂傷也感到焦慮，更對每天的加護病房工作有著揮之不去的深沉無力感。所幸瑞典籍護士克麗絲提娜的一番話，改變了他的想法。克麗絲提娜告訴他：「當病人躺在床上時，我們至少可以為他維持生命尊嚴，即使只是擦個澡或翻個身，都可以讓他知道，他是有人照顧的，而不是孤寂地等待自己的呼吸終止。」

宋睿祥開始認真思索，現代醫病關係中，醫者過於著重症狀治療，而忽略病人是否被關心與照顧：「對一個醫者而言，在旁邊唱高調很容易，但是去照顧別人不願意照顧的病人，甚至不在乎弄髒手為病人把屎把尿，才是最實際且真實的情操。」

此番體悟，讓他年輕的臉龐重新綻放笑容。因為讓重症病人在臨終前一刻，知道還有人在乎他、願意照顧他，提供這樣的信心支援，對他和病人來說，都是一種心靈成長和解脫；讓醫者樂觀踏實，病者也安詳無懼。（節錄自臺灣光華雜誌，二〇〇七年六月）

延伸閱讀

●〔YouTube 影音〕無國界醫生紀錄片——在前線發聲（26 分 58 秒）

無國界醫生，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五日

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35A_SE23wY

這部紀錄片透過新聞片段，以及無國界醫生對自己無力挽救生命的可怕回憶，帶我們回到近代歷史中一些最駭人的時刻。在其後更多的衝突中，他們目睹不少以人道之名行干預之實所造成的慘痛後果。醫生有其界限：他們不談論工作沒有涉獵的事情，然而，他們仍然堅信對不能接受和不必要的苦難，應予以譴責，並盡力治療受困的病人。

論語選讀

人生的選擇與師生互動觀察

(一)

一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因為）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平日）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語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四人陪侍孔子坐著。孔子說：「因為我的年紀比你們稍長幾歲，你們不要為了這樣，而不敢暢所欲言。平時你們總說：『沒有人知道我啊！』如果有人知道你們，那麼你們用什麼來表現呢？」

二 子路率爾（輕率、急遽貌）而對曰：「千乘之國，攝（夾處）乎大國之間，加（施加）之以師旅（軍隊），因（接連）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同義複詞，等到）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禮義）也。」夫子哂（微笑）之。

語譯：子路不加思索地回答：「假如有個一千輛兵車的國家，夾在大國之間，外受強敵欺凌，國內又接連鬧災荒，這樣岌岌可危的國家，由我來治理，只要三年工夫，可使民眾勇武善戰，並且知道向義，為國效命。」孔子聽了對他微微一笑。

文意說明：即使接連三個不利因素，子路仍有信心能在短時間內達到極高成就，足見其自信充沛。

三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此指小國），如（或）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使……富足，使動法）民。如（至於）其禮樂，以俟（等待）君子。」

語譯：「求，你怎麼樣呢？」冉求回答說：「假如有個面積六、七十方里，或者小一點五、六十方里的國家，由我來治理，只要三年，可使人民生活富足；至於禮樂教化，只好等待賢人君子了。」

文意說明：始言六七十，又改口下修到五六十，可見其謙退。「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再次顯示其謙退。

四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指諸侯朝覲天子或諸侯會盟之事），端（穿禮服，服動詞）章甫（穿禮帽，動詞），願為小相焉。」

語譯：「赤，你怎麼樣呢？」公西華回答說：「不敢說能做好，只是願意學罷了。像宗廟祭祀的事，或者諸侯會盟時，穿著禮服，戴著禮帽，我願意做個贊禮的小相。」

文意說明：「非曰能之，願學焉。」表現客氣謙遜。「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表現公西華志在協理外交會盟之事。

五 「點！爾何如？」鼓（彈奏，名→動）瑟希（通「稀」，指瑟聲漸歇），鏗爾，舍（通「捨」）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陳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暮」之本字）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吹風，動詞）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息貌）歎曰：「吾與（讚許）點也！」

語譯：「點，你怎麼樣呢？」曾皙正在彈瑟，聽到孔子問他，隨即鏗然一聲，停止彈瑟而站了起來，回答說：「我的志願跟他們三位不一樣！」孔子說：「那有什麼關係呢？不過是各人說說自己的志向罷了。」曾皙就說：「暮春三月，換上了春裝，邀約了五、六個青年，六、七個兒童，出外郊遊，先到沂水邊洗浴一番，再到舞雩臺上乘涼，然後很盡興地一路唱著歌回來。」孔子聽了後，嘆了口氣說：「我贊同點啊！」

六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謙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治理國家）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論語·先進》

語譯：子路、冉有、公西華三人都出去了，曾皙留在後面，問孔子說：「他們三個人說的怎麼樣？」孔子說：「不過各人說說自己的志向罷了。」「老師為什麼笑由呢？」「治國須講禮讓，他說話不謙虛，所以笑他。」「那求說的，難道不是治理國家嗎？」「怎麼見得面積六、七十方里，或是五、六十方里，算不得國家呢？」「那赤說的，難道不是治理國家嗎？」「宗廟祭祀和諸侯會盟，不是諸侯的事又是什麼呢？赤自己說願意做個小相，誰又能做大相呢？」

章旨：孔子循循善誘諸弟子言志，弟子或陳述具體抱負、或抒發生命情懷，並表達了他的讚許之意。當事功圓滿之後，人們安居樂業，自然就能升登風乎舞雩之境，兩者並不矛盾。

子路著重軍事、冉有強調經濟（政治家），公西華重視禮儀（外交家），以發展抱負，造福人群，而曾點所要求的是一種自在和樂的生活情調，悅性適情，悠然自在，則點出祥和世界的面貌。孔子既肯定了子路等人的淑世襟懷，也讚許曾點，意趣襟懷，各有不同。

(二)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何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損壞）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誇耀）善，無**施**（張揚）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得以安養、享受安樂），朋友**信之**（彼此信任、信賴），少者**懷之**（得到關懷、愛護）。」

語譯：顏淵、子路站立在孔子身旁侍候著。孔子說：「何不各自談談你們的志向？」子路說：「我願把自己的車馬、衣服、輕暖的皮裘，和朋友共用。就算損壞，也不覺得遺憾。」顏淵說：「我願不誇耀自己的才能，不張揚自己的功勞。」子路說：「我們希望聽聽老師的志向。」孔子說：「使老年人都能得到安養，使朋友們都能以信實相交，使年少的人都能得到關懷愛護。」

章旨：孔子與弟子顏淵、子路談論志向。其中，孔子的志向可以看出聖人的情懷。

品德是學習的根本

(一)

子曰：「**弟子**（為人子與為人弟，泛指後生晚輩）入則**孝**，出則**弟**（通「悌」，敬重長上）；**謹**而**信**，**汎**（廣博）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指詩、書六藝之文，泛指書本的知識）。」

語譯：孔子說：「後生晚輩在家要孝順父母，出外要敬重長上，言行要謹慎信實，廣泛地愛大眾，並親近有仁德的人。如此實踐後還有多餘的氣力，再學習詩、書等古代遺留下來的典籍。」

章旨：孔子教弟子先學做人，以德為本；其次才學文，求書本上的知識。

(二)

子夏曰：「**賢**（尊敬，動詞）**賢**（賢德之人，名詞）**易**（替換）**色**（女色），事父母能**竭**（竭盡）其力，事君能**致**（給予、奉獻）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論語·學而》

語譯：子夏說：「用尊敬賢人的心來替代愛好美色的心，侍奉父母能盡心力，侍奉君上能獻身職守，跟朋友交往，講話信實。這樣的人，雖然自謙說未嘗學習，我認為他一定已經學習過了。」

章旨：子夏謂為學重在**實踐人倫**的道理，成德才是為學終極目標。

古典詩詞選

1.《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
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說明：為《古詩十九首》第一首。生離死別，是詩歌中常出現的題材。本詩寫的是思婦與遠行丈夫的「生別離」，臨行時依依不捨，別後天各一方，以及會面難期的相思之苦。最後寫思婦在憂傷中的一轉念，「努力加餐飯」一語，流露無可奈何中只能強自寬慰的壓抑，更顯出千迴百折的悲愁之情。全詩語句樸質，沒有華麗辭藻，卻將思婦的悲思離愁表現得深刻細膩，哀而不怨。

原無題目，後人以首句為題，「行行重行行」是不斷地向前走，含有越走越遠的意思。

2.陶潛〈飲酒詩〉之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說明：飲酒詩共二十首，本詩為第五首。飲酒詩是作者辭官歸隱田園，飲酒後所作，故以之為題，抒發一己的感觸與情懷，寄託深遠，類同「詠懷」。作者透過田園景物，描寫隱逸生活的情趣及悠然自得的心境，含有很深的人生哲理。

本詩先說自己雖住在塵世，但不覺得有車馬喧鬧聲，以此看似矛盾的敘述，使詩產生懸疑效果。接著以自問自答的方式，表示若能棄絕名利的干擾，自然能享受悠閒清靜的生活。其次寫菊花、南山、山氣、飛鳥等具體景象，呈現作者心境的高遠。最後提出這種純真自然的意趣，只能心領神會，無法用言語形容，令人玩味無窮。

3.李商隱〈賈生〉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
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說明：本詩為詠史詩，就史事借題發揮，諷當世不能識賢用才，並藉以寄託懷才不遇之悲。

賈生即賈誼，西漢人，所上治安策（陳政事疏）通達治道，為漢人奏議中第一長篇，是後世萬言書之祖。其所作辭賦，上承屈原、宋玉，下開枚乘、司馬相如。

賈誼年二十餘，文帝召以為博士，表現傑出，一年之間，超遷至太中大夫。因提出許多政治改革主張，遭保守派權貴讒毀，貶為長沙王太傅，數年後才被召回長安。召回之日，文帝剛祭祀完畢，坐在宣室，心有感觸，因而向賈誼詢問鬼神根源，於是賈誼細說鬼神禍福之事。談到夜半，文帝聽得入迷，不知不覺移身向前，對賈誼讚嘆欽服。

據〔清〕馮浩《玉谿生年譜》，賈生一詩作於唐宣宗 大中二年（西元八四八年），當時李商隱三十七歲。這一年，李商隱原在桂州（今廣西省 桂林市）任鄭亞幕僚。五月，至潭州（今湖南省 長沙市）任李回幕僚。秋歸洛陽，冬初還京。長年在外，心頗鬱悶，自比賈生，透過對史實詠嘆，寄託自身感懷。

本詩無論選材、觀點、結構、用字皆有可觀。作者除為賈誼抱屈而悲憫自身遭遇，亦託文帝以諷諫時主，歷代傳誦不絕。

4.蘇軾〈寒食雨〉

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
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裡。
空庖煮寒菜，破竈燒溼葦。
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紙。
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
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

說明：本詩作於北宋神宗元豐五年（一〇八二）。東坡時年四十七歲，因「烏臺詩案」謫居黃州。詩透過寒食雨極寫貶謫黃州寥落、孤寂的生命境況，章法嚴密，情感沉重，風格沉鬱蒼涼。

5.蘇軾〈和子由澠池懷舊〉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上人困蹇驢嘶。

說明：全詩係以懷舊為題材，抒寫人生無常感慨。雖感嘆生命短暫與漂泊不定，但以昔日艱難情境，與其弟互勉，言外之意，正是以昔比今，開釋離愁。

6.柳永〈雨霖鈴〉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說明：雨霖鈴，詞牌名，原為唐明皇悼念楊貴妃的聲曲，宋人翻製成新曲。柳永所作為本調最早作品，也是最著名的作品。全篇在抒寫離愁別情。上片寫別時情景，下片設想別後情景。整首詞全用白描手法，記敘、寫景、抒情如行雲流水，自然真切。造語平易，情景交融，意致深濃，是柳永的代表作。

7.李清照〈武陵春〉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

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說明：李清照後期作品，因宋高宗紹興五年（1135），宋室南渡，作者避難浙江金華。當年她53歲，正是遭逢戰亂、亡夫和再婚的痛苦，國破家亡，珍藏的文物大半散失了，自己也流離異鄉，無依無靠。《武陵春》以第一人稱口吻，訴說沉鬱的旋律。全詞由表及裡，從外到內，上片側重描摹人物的外部動作和神態，下片偏重寫人物的心境。全首詞眼在「愁」，點化全境，「盡得風流」。

藝術手法上，其中「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一句，善用比喻，好處在將抽象的愁情具體化，變為有重量的實體，顯得生動形象。

8.朱熹〈偶成〉

少年易老學難成，一寸光陰不可輕。

未覺池塘春草夢，階前梧葉已秋聲。

說明：時光匆匆，學問難成，人人皆應把握時光勤讀。